野客叢書

附錄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客叢書

附錄

(三)

王楙撰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或者之說。不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嘗僞改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尙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爲莽也。兩字名不爲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又有如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爲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僑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龔遂等傳。所謂王生結韈。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

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謂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翺答開元寺僧書曰。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狗乎彼。非眞能尊吾道者。至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氍毹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苕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

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節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並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詈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淸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淸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淸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讖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媼得錦讖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遺一鞾。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鞾。汝收乎。

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轂銘。有曰。羅轂羅轂。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轂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淩波襪。鄭童愛踪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爲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而爲馬。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爲言。歐陽詢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晜孫。晜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罵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霸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侯公濟太上皇鴻溝之尼謚曰安國君曾祖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云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凝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爲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喜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朞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郊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逖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撫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祿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翟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揚惲既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爻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遠爲都護其爻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

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衞青既貴而天下士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爰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爲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爲本音。而單姓玉者音宿。如後漢玉況。乃姓宿爾。鼂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敍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爲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圈公彭祖風俗記。合云姓箋名鏗。據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箋字音翦。只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嶧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苻符二姓

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文改爲苻。符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爲符璽郎。以爲氏。故苻堅之姓從艸。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爲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瑞多從

艸。魏晉以下。眞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干祿書曰。從艸者爲姓。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崙。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卽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蘇州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至周爲吳。至秦漢爲會稽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爲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爲吳郡之地。尙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爲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爲秀州。其隸於蘇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爲巨鎭。爲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況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尙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侔秦京。僕以爲

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混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卽位鑄唐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獘百姓盜鑄極爲輕小元宗卽璟也

解榮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殽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閹豎共營殽羞云爲天解榮正其義也

二迹

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麪以斤兩爲斗

今麪以二斤某兩爲斗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麪以三斤四兩爲斗

吾丘壽王論

容齋袁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鼂董賈馬之徒凡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姑摭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

甚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厓.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既幷海內.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惟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略焉.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粉造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不聞有他製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胛於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脾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胛爲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脾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髀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脾胛髀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

爲執爲正也。然胛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爲熟之時。似不相遠。至髀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胛。論詩在雉膏。羊胛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爲將軍。其事本爲彭寵爲奴所縛。謂妻曰。趣爲將軍治裝。注。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己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爲將軍。亦已久矣。又衞青爲奴。後爲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綬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斷養爲將軍。則知蒼頭奴爲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爲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讙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爲也。此亦稱子爲公。陸賈子何嘗爲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溷汝爲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

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嗟爲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嗟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沖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況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僝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

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緗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儗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眞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爲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儗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儗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眞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爲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爲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鬟耳。齊肩比立爲釵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爲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臘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爲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者。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爍爍。有以見憲宗卽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霧霏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皐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皐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皐。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皐。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止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皐爲地名用。知此誤非始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

得.謂侍臣曰.吾旦來如皐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皐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爲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己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爲吾.非東坡自爲己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爲己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手。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眞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嶔崟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嶔崟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青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

曰．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竹影金鎖碎之語．所謂金鎖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鎖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祐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皐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竝曰．顏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

載於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開。後訛爲潼關。鎭戎軍有笄頭山。隗囂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訐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爲始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

鷺匹蠵三事

毛詩。弁彼鷺斯。鷺、烏名也。斯者衍辭。如曰鴛斯鷺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烏名鷺斯。失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爲騖。按廣雅。鵅鶋、鶂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騖。何待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龜蠵。郭璞謂靈蠵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忱字林大龜似猬。不知似猬。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胃鳴者。蠵蓋胃鳴之蟲。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頤頗蹙頷。涕唾流沫。敍温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錙銖。纊微彫撇。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敍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敍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鷝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頷。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鷝也。上善其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窫窳。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鼷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徃徃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蟛蜞。取後世譏。爲勤學者之誡。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墮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往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逸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紋簟上琥珀枕旁有墮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眞時太眞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鬢墮髻半沉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爲西施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臥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

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爲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參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補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毋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赤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爲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畏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俯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銀注紫衣擎。許渾詩。橘邊沽酒半壚空。元微之詩。檣竿動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祐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温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温暾。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竝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僕謂沈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典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間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以拆用。間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僕觀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間平。徐陵啓有間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蘭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作陸尚書誄。鴈行攸序。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鬱爲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蠛蠓紛紛。秦速亡矣。鑾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凄凄。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卞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温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遂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蠭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隊滿江紅詞。蝶粉蠭黃都褪卻。注。蝶粉蠭黃。唐人宮妝。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蠭黃。知詩餘所注爲不妄。唐花間集卻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蠭交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矲矮金壺肯持送。挼莎殘藕更傳梧。注詩者但知挼莎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矲矮則引玉篇注曰。矲、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謂矲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矲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荊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邁詩亦曰。挼挲蕉葉展新錄。從便桃花舒小紅。

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己。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狙獪狡猾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狠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狠餐。言其恣取則曰狠貪。言其威顧則曰狠顧。言其亂走則曰狠竄。言其陸梁則曰狠扈。言其專愎則曰狠狠。言其不恤則曰狠戾。言其不檢則曰狠籍。言其乖謬則曰狠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謂爲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爲信然。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應瞻上疏薦韋泓曰。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備濟。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祕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封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虵。食遮反。如魯直詩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名曰猰㺄。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

楊妃縞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眞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鬬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

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眞。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尙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眞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偸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眞進册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祐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祐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祐詩云云。一述明王時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祐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顏萱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爲遺孕。與女尙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圖籍。今屬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旣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死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祐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死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祐死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祐經涉十一朝也。計死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祐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

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苑叢談惟知祐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算子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媚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爲賦此詞坡蓋借鴻爲喻非眞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邪

在人賢識其大

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敞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溝洫志

多見而志之。是讀識爲志也。論語。亡之命矣夫。亡訓死。而楚王踠曰。蔑之命矣夫。蔑訓無。是以死亡字爲有無字讀矣。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爲婚姻字用矣。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仲長統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是以風字爲諷字用矣。論語。遠佞人。李繪曰□□□□□□□□□□□□□□□□以遠離字爲遠近字呼矣。周易君子道長。長字。傅咸韓退之等詩。竝作平聲協。是以生長字作長短字呼矣。毛詩。唱予和女。和字本去聲讀。鮑昭高唱好相和。作平聲押。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其間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對。此古人錯綜文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曰。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也爲漢患者。同一句法。

葺輯

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世言脩葺。祖此語也。又前漢朱雲折檻。上曰。因而葺之。注。葺、搜集同。補合之也。僕考周禮葺屋參分。注七八反。劉音集。知葺輯□意。

大小言作

晉梁間多戲爲大小言詩賦。郭茂倩雜體詩集。謂此體祖宋玉。而許彥周謂樂府記大小言作。不書始於

宋玉豈誤也。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鯤鵬蟭螟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剝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彌望皆白。或者咨嗟。謂不知何以知此。僕讀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月剝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爲弭飢之具。是以庾信謝賚米啓曰。剝榆皮於秋塞。掘蠽鼠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前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記。知其爲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黃耳。二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華。遯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羣覽翺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衰周非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皇者耳黃霸所指鴟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爲其罕見且艱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企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圜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爲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

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入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爲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皐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欹蓋擁高牙．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牙．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此如晉人裁裁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幮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綃蚊幬．幬音疇．禪帳也．正蚊幮之義．元稹有舊蚊幬詩．蚊幮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僕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柏直是

口尙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爲證也。

齊已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輭極如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祖此。

不用南人爲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尙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爲無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爲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爲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酺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闌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仰補天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倣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爲之憤惋況當時乎

諡文與正

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三人而已。單諡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複諡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諡文者十九人。單諡貞者四十人。如閻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諡。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輿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爲之顛頓。嬴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爲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輿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輿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牓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人通寫金花牓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爲千秋節。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

其藉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藉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棄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爲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爲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爲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爲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以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册。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

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隙。贏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狠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爲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爲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爲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荒。注。卽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坷。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

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卽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爲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爲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贏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槨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贏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廡題湊。中者梓棺楩槨。貧者畫幡衣袍繒囊緹橐。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斂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爲有。貧而彊誇。送死殫家。遺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爲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遺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尙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卽爲元龜然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術勝天理也如此執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脩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旣知太子無辜而爲重戮其害己者大用其愛己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鉤弋之子矣鉤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衞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之後滋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寘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鉤弋之子此武帝繩墨自出於胸中絲

毫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史記載此。則曰。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甯成傳曰。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湆。師古謂束湆言其急之甚也。湆物則易束。史記則曰。如束湆薪。李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竇嬰爲大將軍。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爲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鄱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爲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爲行李。不爲無據。然釋以行里。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卽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偏旁者。如書英爲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爲鬠之例是也。增玉爲瑛。損糸爲鬠。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爲里。而爲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循固讓之文爾。逡遁卽逡巡之義。合讀爲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爲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敍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蹴然逡遁。又仲秋下句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贏。背尒嬪儷。孤嗣單煢。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贏者。知其嘗貢選也。背尒嬪儷孤嗣單煢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卽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碑訢亦云。經說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贏縮有命。不可增損。卽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爲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卻之如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卽楊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按書本意麓卽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爲錄尚書事。以趙憙等爲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己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釁。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鴉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爲京兆表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懽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嬾眞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紺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鸕鷀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繒白蠻則婦人衣白繒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鷁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卽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

公集郭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眞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鶺鴒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鶺鴒紅綬繞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趁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喜劉蘇州賜金紫詩曰。魚佩葺鱗光照地。鶺鴒瑞草勢沖天。方鎭詩曰。通犀排帶胯。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鶺鴒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謚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謚爲靖郭君。文卒謚爲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爲靖郭孟嘗君。死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謚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爲證。或者以爲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嘗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爲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爲信然。又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爲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

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昌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撫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

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烏戍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藝苑雌黃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卽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況蓋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尙須汝乳而活邪。尙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譴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緗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荊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爲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爻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汚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王。用力於當世之爲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土。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灌可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徯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浹。而此謂姓崔名徯。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洿穢不脩。非羞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鑠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

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劍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開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鴟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牓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撫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眞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爲谷口鄭子眞。以僕考之。鄭子眞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卽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眞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眞也。想不止此。僕因觀史傳。閒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楊雄龔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爲將。有兩裴冀。俱尙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三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爲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卽位。徵爲五兵尙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淸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爲尙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尙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

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謚隱侯。爲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爲允。又詩詞有沈腰潘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卻有沈瘦二字。

江革忠孝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訴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董卓郿塢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菘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瑯琊王伷等。皆六千匹。

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毀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爲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爲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鼈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譏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蠹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爲當時之人譏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不同竝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刀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

人左朝百人一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尪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彀弩射市薄命先死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涯爲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册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册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行爲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輦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爲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

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竝拜。至丞郎見入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爲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閤。至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爲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棨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徽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尚書。與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

檢校尚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僅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敕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人．迴廊疊蘚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創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尉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紿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忘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愼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縈其心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偏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懼。何妄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

孫盛晉陽秋曰應據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據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據爲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傅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據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據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據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撫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十生二毛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顏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蒼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爲夭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爲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

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儗身年六十。六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去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騖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爲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潁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死。鄧通以吮癰之怨

餓死。鼂錯爲國遠慮而誅死。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酤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死。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胄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去。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爲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眞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卽位。隨用以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爲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爲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衞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又出于王褒洞簫賦。褒曰。澎濞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顰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頗覺辭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眞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傅玄詩曰。飛

塵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筴傳曰日月之明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諭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氾濫之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良之意荷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五詩爲四韻亦有坡伏鼇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乂疑古人艾乂字通用如石經乂用三德爲艾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棖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綰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

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爲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晝寢作晝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翺指擿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三叟百餘歲

楙暑齕時。侍叔父問路旁三叟之說。謂出於近時小說。因閱類要。見應據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爲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朔朔。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爲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以余觀之。落字爲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爲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牕雨。謂筆架爲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沾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爲棋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爲局。削木爲棋。又

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嫺眞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尙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不同。維師謀注云。文王旣誅崇侯。乃得呂尙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羑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旣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漫。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輳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旣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旣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

秋不其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爲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爲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卽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僞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寶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略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爲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濬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鎭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情在難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誄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爲音鄭氏讀爲諳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爲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楈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楈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廢其先定已如此況他事乎要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楈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蓋戰國之士多深於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

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尙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鷗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鴿以潔唳。梟以凶叫。鷗以愁嘯。鵝飛則蜮沉。鵲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烏。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烏。咮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昱白。僕又觀之。如鶯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鴟鵲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蜃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昱白謂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竝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之學者爲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皇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自爲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如左太沖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竝於平聲方字韻押。其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悽。琴瑟作瑟琴。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贊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尙然。如王韶之詩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內飾則結繆綢。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眞語。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淸。故魯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卽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旣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詔亦嘗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蝎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蝎二字。司馬遷用媒孽二字。僕觀曹氏耤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蝎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蝎。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眞氣而助彊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成子之術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爲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

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卽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卽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雪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又志和詞中有雪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雪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五言徹章。此正明爲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鷸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傅.賦鵩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鷸冠子.案袁淑眞隱傳.鷸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鷸爲冠.號鷸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鷸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爲好事者僞爲.是本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爲法也僕嘗有一詞爲張儀眞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嫵眉京兆眷方茲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卻棹一綸絲蓴菜秋風鱸鱠美桃花春水鱖魚肥笑傲雪溪湄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惜但令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鈆瓜兼美玉盤橘故子美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蓏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桮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予自嘗徐摛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諾眞之水刷馬艸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卽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史噤門見晉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見唐書駔儈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

見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欒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常使令見衞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友見劉禹錫集注齋襯錢年月日子入粗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詐寧拙誠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賣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赤近墨黑見傅玄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見顏氏家訓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懽快見左雄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丹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死一雞鳴此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郅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意譬一姬爲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昭詩有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爲證僕案禽經鳧好沒

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桮.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鄰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卽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

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爲平聲。如摯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哂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竝合作去聲讀。而傅咸韓退之詩。梁氏詔。竝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傅咸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閭丘卬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句踐晉文公夫人焚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

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淚闌干。則引談藪魏元景。不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竝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畴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祏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犇遯磄突。注。徒郎切。以唐爲磄。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劉禹錫鏡詩。瓦礫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鬬詩。行彼土山頭。欻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磄搪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蕪菁唐突人蔘在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搪突字。則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人無鹽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

見於唐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乘盧唐突之語．孔融傳有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曲．一曲口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俗說曰．郗僧施青谿中泛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益壽見其詩而嘆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弼再拜．幾叔幾嬸．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爲輕己．雖平交亦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敍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敍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敍傳今本敍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齎一葫蘆中有漢書敍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眞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狐陁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爲何物。因觀巢氏病源。如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爲鬼蜮。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爲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爲其一時假寐而爲是言也。觀韶爲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盌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卽位

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卽位。適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陰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陽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鹿自生至兼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艸木至易生者。亦莫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頭爲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爲言。而平帝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成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

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畫龍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爲畫龍。僕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郭甚古。後爲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

易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劫鈔東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戰死吳漢表爲置祠爲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爲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虞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又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肘作象箸必爲玉桮玉桮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胹不熟

肭里

四皓中肭里先生肭音祿今呼爲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肭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肭雖讀爲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傅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肭是亦以肭爲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肭也禮黃鍾爲肭音祿又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謂詩肭里爲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卽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長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卽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錄謂搜羅盡矣觀諸書知尙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爲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艸賈志忠作御史本艸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尙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爲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傪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爲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

篋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敍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艸．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傅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眞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爲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爲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爲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艸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猞猁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

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

足寒傷心

龔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爲言。不但僉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諶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諶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諶詩。有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諶所答。按琨集中有諶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啓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空。幷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尼運。故善敍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野客叢書附錄

野老紀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紀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欺。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眞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艸茅下士。蓬蓽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蔡元長作閒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肹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勤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艸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辠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

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淸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開曹場可卻竄嶺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敍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細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眞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

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寖衰矣.

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喑.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濬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蟺。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爲苙、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違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

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爲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辨．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野客叢書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嚴公事盧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荊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楙。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牖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爲文

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毫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謄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顧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臥未嘗廢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甩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中。是爲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腳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纏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參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野客叢書

附錄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王楙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壽嚴

G一四四一上

（本書校對者殷師竹）